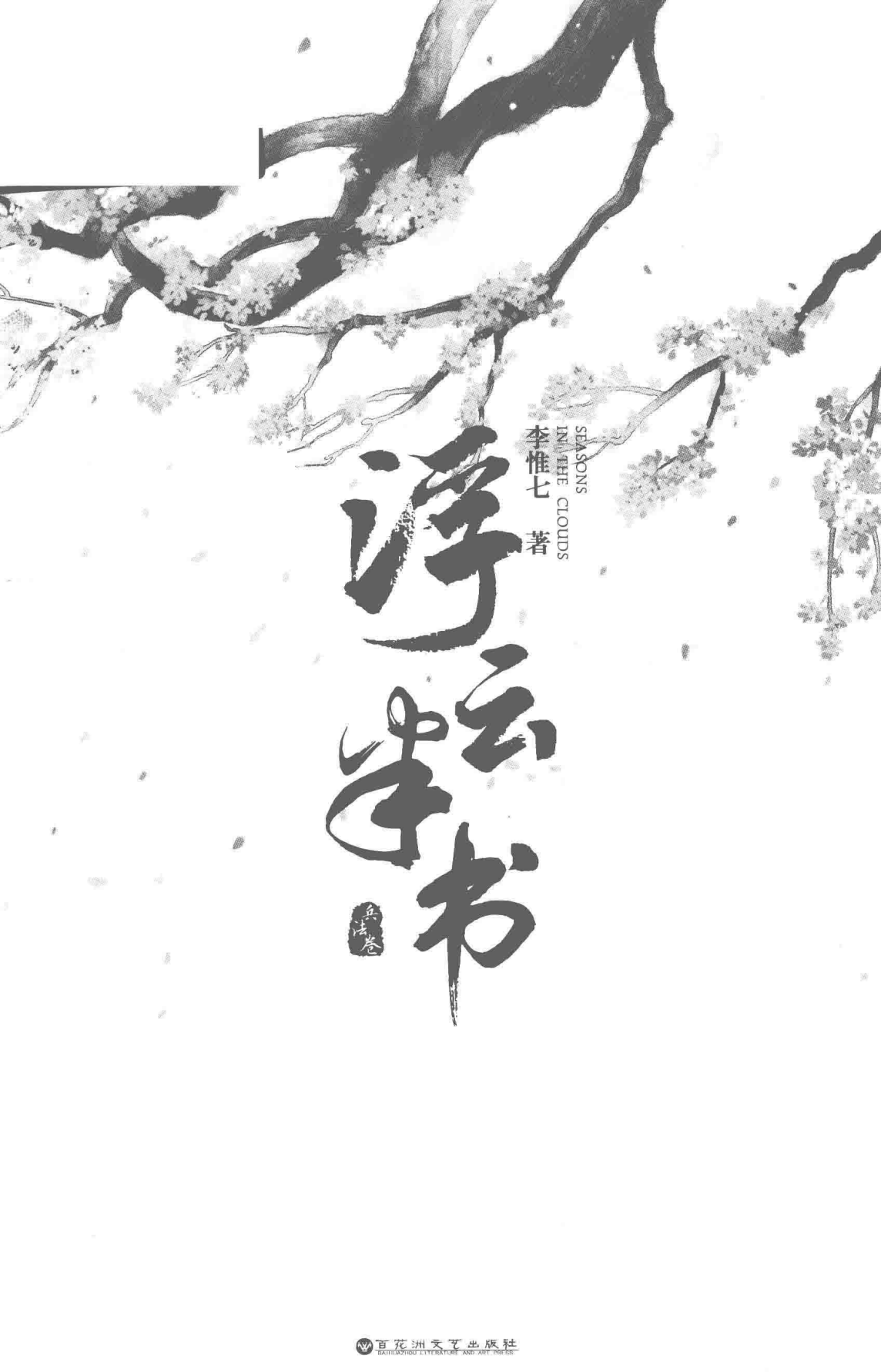


SEASONS
IN THE CLOUDS
李惟七 著

浮云录

兵法卷





SEASONS
IN THE CLOUDS
李惟七 著

浮
云
集
书

李惟七
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云半书. 兵法卷 / 李惟七著. — 南昌: 百花洲
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00-2767-1

I. ①浮…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60025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I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名 浮云半书·兵法卷
作者 李惟七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王应鯤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
特约策划 新阅坊
特约编辑 陈晓琛 杨 鸿
装帧设计 陈 启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12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767-1
定 价 35.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14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荣誉出品

《漫客小说绘》书系



目录

附录·····	225
后记·····	221
釜底抽薪·····	197
李代桃僵·····	171
美人计·····	147
树上开花·····	123
无中生有·····	101
欲擒故纵·····	077
金蝉脱壳·····	051
抛砖引玉·····	027
瞒天过海·····	001



「备周则意尽」

「常见则不疑」

《三十六计》中的第一计

瞒天过海

十五岁的裴昀刚来陇右军营不久，就发现了一件了不得的事。

他的上司卢湛实在是个人才。

卢湛，字云澈，出身范阳卢氏，门第清贵。卢家自南北朝以来历代出围棋高手，子弟多是容貌俊美的谦谦君子，为官也大都担任文职，只有卢湛一人不同。他考中进士后先是进了兵部，不久辞别长安，来了陇右边关做武将。

虽然投笔从戎，但卢湛仍然继承了卢家祖传的美貌。他皮肤白皙，眼下有泪痣，不笑的时候自带忧郁气质，微笑起来……有酒窝。

裴昀觉得不佩服简直不行，这样一个笑起来有酒窝的美男子，上战场也没像兰陵王一样戴面具，竟然还能偶尔打打胜仗。

身为军人，容貌长得秀美如姑娘家已经很吃亏了，更吃亏的是，卢湛的做派还很高冷，一点儿也不亲民。他从来不和士兵一起吃饭、洗澡，床单每天都换，打仗的时候只用长枪，而且是九尺长枪——杀敌一定要把人挑在自己几尺开外，不让一滴血溅到身上。

在西北边境，卢湛的枪法也颇有威名。可听说有一次与敌将城下约战却吃了败仗，回来被问到如何败阵的，他尴尬地红着脸说，那个蛮夷将领估计几天没洗澡了，身上味道太重，刚一交手，他就觉得一阵反胃恶心，就掉转马头收枪直接跑了。

士兵们都觉得，卢湛将军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容易。他不仅有洁癖，还是个脸盲症患者。

新兵们在他眼里似乎都长得差不多，每次遇到裴昀，卢湛都会先犹豫片刻：“那个小顾……”“小裴。”裴昀认真地更正。可下一次他仍然是以无辜的样子微微犹豫：“那个小魏……”“小裴。”裴昀只得再次更正。

军营里的士兵都已经习惯了主帅的脸盲症，也不指望他能记住谁的脸，可裴昀偏偏不信邪。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裴昀拎着一只酒坛子摸进主帅的营帐，拿了卢湛的碗就

倒酒喝。有洁癖的卢湛从来不跟人共用杯盏碗筷，脸色铁青正要阻止，结果裴昀趁着酒意凑过去，给了他一个熊抱。

之后据卢湛说，那天他足足洗了三十遍澡，洗到差点儿虚脱，不知道的士兵还以为主帅遇到了流氓。

哦，其实也和遇到流氓差不多。

从那之后，卢湛叫裴昀的名字，再没有错过。

虽然新兵裴昀被罚扎了三天的马步，半个月都腰酸腿颤，但他仍然笑咪咪的很高兴：“卢将军的脸盲症原本已经病入膏肓，看到我这么帅的脸，就瞬间被治愈了！我把脸凑近让他感受下，果然是对的啊。”

卢湛被治好的结果，似乎是看到裴昀就绕道走。

裴昀在士兵中的人缘还是不错的，他也是进士出身，但没什么讲究，和那些行伍出身的士兵们该喝酒的喝酒，该划拳的划拳，该打架的打架，很多人和他互殴之后又交上了朋友。没事儿的时候他就弄两副叶子格，到处找人打牌，或者抓几只野山羊，呼朋引伴烤羊头……反正哪里都能看到他白衣潇洒的身影，士兵们也都喜欢亲近他。

有一次裴昀和几个士兵打牌，卢湛正好路过，士兵们顿时有点心虚，毕竟军中规定是不能打牌的。所幸裴昀急中生智，试探地问：“卢将军，你想不想打？”

卢湛这个人的优点是实在，他冷着脸点了点头，甚至连点着泪痣的脸颊也像姑娘家一样可爱地红了。

但是他随后说的一句话，就让打牌的几个人对邀请他这件事后悔得肠子都青了。他说：“你们找个人替我摸牌。我不摸牌，脏。”

于是这天的牌局就变成了卢将军高冷地站在五步开外，裴昀替他摸牌，再用一根树杈颤巍巍地夹着牌传给他看……寒风中裴昀觉得拿着树杈的自己状如傻瓜，从此之后再也不敢忘记血泪教训，打牌宁死也要避着卢湛。

裴昀在军营里的第一个冬天就这么过去了。

陇右边境其实还算安宁，大的战事不多，偶有小打小闹，卢湛有赢有输……当然，老实说输的时候比较多。所幸陇右的旁边还有河西，河西节度使崔希逸是一员骁勇善战的名将，声震四方。所以，陇右背靠老虎有人罩着，吐蕃和突厥等夷狄不敢太放肆；卢将军



的洁癖和脸盲症什么的，朝廷也就没嫌弃。

冬去春来，祁连山的冰雪开始融化时，一个消息突然传来：凉州吐谷浑人反了。

裴昀人生中的第一场仗，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二

吐谷浑原本是辽东的鲜卑慕容部的分支，高宗龙朔三年归降凉州，部落首领被封为青海王。此次反叛的吐谷浑兵分两路，一路悍然进攻河西，另一路袭击广武、鄯州，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率军平叛，并飞鸽传书陇右军中，请卢湛配合截断叛军退路。也许是知道卢将军不经打，对方军书里没提太高期许，只说“坚守城池，断其后路即可”。

消息传来，军营里顿时炸开了锅！士兵们都很愤怒，有的说：“耍耍猫就算了，竟敢摸老虎屁股！”

——在他们看来，打陇右也就罢了，毕竟卢将军是一个不洗澡就可以战胜的美男子，可叛军竟然敢打河西崔希逸，那就是硬生生地摸老虎屁股。

“也不想想，当初他们差点被吐蕃灭了，拼命往东逃的时候，可是我们安置了他们几万帐人！”

“反复无常的兔崽子，这次要打得他们满地找牙……”

……

卢湛找将领们商议对策，一身戎装，冷秀如新月：“我准备从大通河出兵，截断吐谷浑的退路，同时切断叛军两支部队的联系。”他在沙盘上鄯州和广武之间划了一条线，“从这里部署兵力，让叛军首尾无法相顾，分而击破。”

营帐里的将领们都纷纷点头附议，就当当下情势来看，这的确是最合理的部署，切断叛军之间的联系，唐军人数多于叛军，完全可以在大通河沿岸驻扎大军，与河西军腹背呼应。

“不好。”一个声音从最末位的位置上传来，坐在大帐最不起眼处的裴昀双臂环胸，“大通河出兵，是下策。”

所有人的目光顿时都落在白衣少年身上。裴昀站起身来，走到沙盘前，卢湛清秀的眉头微皱，嫌弃地后退两步，倒像是怕他似的……和他保持距离。

被裴昀修长的身形笼罩着，沙盘上的城池营垒都显得格外小。他在赤岭山脉的位置指了指：“出兵大通河，确实能分割吐谷浑的兵力、切断他们的退路，但如果他们根本不

打算给自己留后路，也不与我军正面交锋，继续朝西北行进呢？”

将领们的神色都是一凛！

在吐谷浑的西边，翻过赤岭往青海湖，还有比吐谷浑强悍得多的夷狄，那便是吐蕃。只要吐谷浑一路向西，到达吐蕃与陇右交界之处，战局就可能会扩大。这些年来，吐谷浑原本就在大唐和吐蕃之间摇摆不定……如果吐蕃趁机出兵联手，腹背受敌的就会变成陇右唐军！

战局中隐藏的最大危险，被少年一语道破。

“要防备吐蕃，应速战速决，直接与吐谷浑交战于湟水，阻止他们西进，这是中策。”

“那上策呢？”旁边的副将忍不住脱口而出。

裴昶微勾的唇角清澈锋利，眼眸中神采洒脱不羁，自信如朝阳：“在湟水安排一些老弱残兵诱敌，与吐谷浑交战，且战且退，引他们到临洮军主力镇守的鄯州，以逸待劳，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少年嗓音慵懒，字字如金石掷地。

将领们面面相觑，许久没有人说话。

“诸位怎么看？”卢湛开口打破了沉默。一名将领终于说：“末将附议。”

“末将也附议。”

……

将领们几乎都表态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卢湛，等着他的决定。

卢湛负手站在沙盘前，没说好，也没有说不好。终于，他转过身来面向众将领，冷淡地对裴昶说：“出去。”

裴昶挑了挑眉，无所谓地朝营帐外走去。副将忍不住要开口，瞧了瞧卢湛难看的脸色，又咽了下去。

在裴昶掀开营帐门帘时，只听他身后的卢湛下令：“众将听令，今夜鄯州布置城防，东门与北门各两千精兵设伏。”

裴昶猛地回过头来，眼前一亮。

“裴昶，你带老弱残兵七百，前往湟水诱敌。”卢湛面无表情地说，“下次私自烤羊头，军法处置。”

将领们这才闻到从白衣少年身上飘来浓郁的烤羊肉的香味。在他们有洁癖的卢将军闻起来，烤羊香味就是臭味吧……

卢湛虽然是堂堂武将，但是向来忌荤吃素，最厌恶羊肉的膻味，听说曾经被不明真

相的士兵送的一碗羊肉汤熏吐过。方才他高冷地站在沙盘前许久没有动，莫非根本不是在沉思战局，而是在努力抑制翻涌的胃部，忍着没有呕吐？

直到裴昀走到营帐门口掀开门帘，一股清风吹进来，他才缓过来？

“为什么让我带老弱残兵？我长得很残吗？”裴昀闻了闻自己明明很香的袖子，觉得自尊心有点受伤。

卢湛一脸嫌弃的表情，负手转过身去，只留给他一个高冷的背影。

三

裴昀率领七百老弱残兵前往湟水诱敌，一开始，战事推进得简直比想象中还要顺利。

吐谷浑有近万人，见到迎战的尽是老弱兵力，甚至连将帅都是一张稚嫩的新面孔，顿时起了轻敌之心。

他们的骑兵铁蹄攻来，追着裴昀的部众一连跑了七十里，唐军沿路丢弃锅灶、盔甲，甚至连兵器也扔了……吐谷浑气势汹汹地追击到鄯州城下，就在离伏兵只有几十里的地方，却突然停住了。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叛军不再急于靠近鄯州，反而后撤四十里安营扎寨。

夜色清清冷冷地弥漫着，新月如刀锋，城头露水缀着危险的气息。

“还差一点。”裴昀遗憾地对卢湛说，“我已经尽力去撩了，士兵们只差在阵前跳舞了，可惜叛军主帅油盐不进，看来似乎带了脑子来，有点难对付。”

卢湛没有理会他的抱怨，转身问身边的副将：“给河源军的飞鸽传书，送到了吗？”

“送到了。”副将立刻回答，“河源军已经回信，会派兵东进！”

营帐内，卢湛和裴昀对视一眼，目光都是明亮——叛军想拖延，唐军不会坐等。只要河源军调动增援，前后夹击，叛军很快便是瓮中之鳖。

“下去吧。”卢湛摆摆手又指了指裴昀，说：“你留下。”

难得卢湛没有嫌弃地急着赶他走，裴昀挑了挑眉，烛光中笑意盎然：“有事？”

卢湛负手站在离他不远处，从怀里取出一封信，递给裴昀：“你替我看一看，这信上

的字，你可认识？”

信上有火漆痕迹，是一封八百里加急的密信。

裴昀接过信展开来，只见字迹端美俊逸，力透纸背，他脸上原本漫不经心的神色骤然褪去。

这笔迹他再熟悉不过——是他的老师张九龄亲笔所书！

张九龄在大唐朝中担任宰相，一向主张重文抑武，不支持边将与蛮夷轻易开战，这封信上有中书省的印章，也有天子的御批，乃是朝廷敕令。信中所写内容，只有寥寥几句话：卢云澈将军亲启。青海王慕容舜曾率众归顺我大唐，有臣服之意，此次叛变，或有隐情，宜遣使和谈，不宜兵戎相见，恐失人心。

“中书省送来的八百里加急，命我和谈。”卢湛的神色有些微妙，“我想，这是张丞相的意思吧？”

裴昀的拇指轻抚过信上的字迹，像是在抚平心头的思念，以及一缕几不可察的抗拒：“的确是老师亲笔所写。”

“你有何见解？”卢湛的目光落在他脸上。

“为何要问我？”裴昀一改平时玩世不恭的从容，抬起眸子，烛火在他眼底跳动，轻晃少年此刻的心神不宁。

“开战以来，吐谷浑人似乎无意与我唐军正面交锋，一路西进往吐蕃方向，这与你对战局的判断一致。”卢湛远山淡眉微锁，凤眸清秀坦荡，“所以我想听你的见解——此次吐谷浑驻扎在我鄯州城外四十里，应该出兵平叛，还是遣使和谈？”

裴昀的视线没有回避，但眼底难掩一缕烦躁。

——吐谷浑归降之后再次叛变，反复无常，此时和谈只会贻误战机，后患无穷。如果真的能招降安抚，又怎么会有今夜的兵临城下？对有些敌人，只有刀剑能征服，没有道理可以说服。

可是手碰到信上的字，指尖如同烛火微微滚烫。他想起那一日，他第一次举剑杀人，老师对他说的话……

那时老师微微喘息地凝视他：“你拿起了剑，不可能再放下，但你要控制自己手中的剑，不要让剑来控制你。你说你要做天下名将，名将所行之道，并非开疆辟土。真正的名将，一定懂得仁恕。”

有个声音在他脑海中说，必须打，在千里之外的长安，朝堂之上，老师的善意是仁慈，

可在真正的战场上，一念之仁，便是地狱。

还有个声音说，你不听老师的话了吗？在长安时，你曾答应过他……在更小的时候，你告诉过自己，这一生绝不能负他。

刹那之间，向来决断洒脱的裴昀，竟然无法取舍，无从开口。

卢湛已经看懂了他的挣扎，看清了他没有说出口的回答。无论在朝堂、在战场，每个人心中，都有不能妥协的事，都有不能辜负的人。

刀剑的直觉，与仁恕的胸怀，孰对孰错？也许，只有时间能证明。

陇右春夜并无百花盛放，料峭寒风中还裹挟着一缕残雪的气息。卢湛抬手将那封信取过来：“两军交战，必有伤亡。既然朝廷想要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便遣使去谈，且看吐谷浑的反应。”

他负手转过身去：“两日后，若是吐谷浑不肯撤兵请罪，待河源军赶到，前后夹击，一举平叛。所有后果，我自承担。”

四

那时谁也不曾料到，正是这两日，会令战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料峭春风吹遍陇右的山头，吐谷浑叛军在城外四十里安营扎寨，日夜巡逻。唐军的使者到了之后，首领慕容舜立刻表示愿意归降，只是说需要时日整顿士兵，迟迟不肯解除兵甲。

听到使者的回禀，卢湛皱眉问身边的副将：“河源军在路上了？”

“已经出发了，今夜就可到达鄯州。”副将肯定地说。

坐在营帐最末的裴昀一言不发，推算着脚程，河源军今夜便该顺利抵达，但不知为何，他心中隐隐有种不安。

“卢将军，我们真的要打吗？朝廷那边回头如何交代？”一名将领忧心忡忡地问。

见卢湛没有说话，副将神色凝重地摇了摇头：“我看吐谷浑不会真心归降，所谓‘议和’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名性子急的将领愤然说，“朝廷远在千里之外，怎么会清楚战场凶险？”

“是啊！兵贵神速，再拖延下去只会贻误战机。”

……

将领们话音未落，营帐门突然被推开，冷风顿时灌了进来，报信的士兵铠甲残破，浑身血迹伤痕：“卢将军，河源军出事了！”

“什么事？”

“河源被……被吐蕃攻破了！”

就在当夜，吐蕃军突然奇袭河源！河源军上万精锐正赶往鄯州支援，城中守卫空虚，吐蕃军趁夜攻城。

正行军到半路的河源军立刻掉转马头，回兵驰援，可吐蕃军在他们回程的山路上设下伏兵，夹道伏击。河源军损失惨重，只有这名士兵拼死突出重围，前来鄯州报信。

夜色如刀割，将领们都猛地握紧了刀枪。

吐蕃军怎么可能知道河源城防空虚？只有一种可能，吐谷浑表面议和，实则向吐蕃传递消息里应外合！

裴昀心头微微一惊，只听远远突然传来兵刃交接的声音。

——如果河源军没能赶到，那么汹涌的马蹄声又从何而来？

“不好了卢将军！”参将带着人冲进来，“卢将军，吐蕃军攻破了鄯州南门！已经冲进来了！”

河源军没能赶来，赶来的是吐蕃大军。

原本叛军驻扎在城东四十里之外，鄯州城防的重点是东门与北门，任谁也想不到，上万吐蕃军队会毫无预兆地出现在南门！

吐谷浑在城东安营扎寨，日夜操练，竟只是为了吸引唐军的注意力，让吐蕃大军在夜色掩护之下进犯。

更诡异的是，吐蕃军仿佛从天而降一般，在城防卫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出现在城内。

——没有人知道，吐蕃军是如何悄然潜入城中的。

夜风如刀，叛军突袭而至，唐军始料不及，两军顿时厮杀混战在一起，鲜血溅染城墙，



鄯州城的夜色也蒙上了一层猩红。

裴昀随卢湛赶到时，已经迟了。

城门轰然大开，叛军如潮水涌入，裴昀冲杀在乱军中，风将少年的白衣吹起，如同夜色中的雪。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地狱般的战场和死亡，熟悉的士兵倒在马蹄与刀枪下，鲜血浸透了他的铠甲，胸前一片温热，不知道是自己的血，还是敌人的血……手中的剑挥砍至麻木，他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人，不知道战役什么时候会结束，更不知道战场的尽头在哪里。

天，还会亮吗？

也许是伤口失血，令裴昀的视线微微模糊。

老师错了吗？他选择错了吗？耳畔恍惚响起熟悉的声音……有多少以守护为名的杀戮？又有多少身不由己的剑在你手中，你也在刀枪剑雨之中，谁能主宰谁？甚至，谁也难以真正主宰自己……

就在裴昀神思恍惚时，耳边一声厉喝：“裴昀！当心！”他猛地抬头，一刀朝他头顶砍来，与此同时，银枪寒光一闪，砍他的吐蕃人惨叫着滚落在马蹄下。

卢湛手中长枪映着清寒月华，沉声说：“当心身后！”

他话音刚落，裴昀身下的骏马嘶鸣一声，轰然倒在尘土之中，而裴昀胸口一凉，像是湖水灌入，四周的声音骤然安静了下来。士兵们搏杀的样子像无声的皮影画，天地倾斜着越来越暗，城头微弱的火光在黑暗中无声地挣扎，世界缓缓熄灭了。

五

残月挂在远山，衰草浸染霜华。

裴昀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士兵们的脚步声在耳边嘈杂。他撑坐起来，胸前传来的剧痛顿时让他冷汗涔涔，他一低头，才发现自己的上半身包扎着厚厚的纱布，都被血染红了。

“后背到前胸的贯穿伤，离心肺就差那么一点。”军医见他醒来，将药粉洒在他手臂的刀伤上，“命大啊！少年人。”

裴昀浑身都是伤，之前在战场上麻木了不觉得，此刻全身伤口都叫嚣着疼痛。他环顾四周，才发现自己身处鄯州城护城河畔的树林，地势隐蔽，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周围还

有很多和他一样的伤兵。

“不是我命大，”裴昀脸色苍白地摇头，一抬头看到远处卢湛的背影，“是卢将军救了我。”

他在昏迷前最后看到的，是卢湛朝他伸过来的手。

手？裴昀低头看了看自己满是血污的手，突然想起来，卢湛这种连摸牌都怕脏的傲娇，竟然抓了自己的手，把满身血污的自己扛了回来……

他站起身，林间冷月如霜，卢湛清秀颀长的背影在月下显得孤清。

走到卢湛身后，裴昀突然看到地上有个花花绿绿的东西，像是包袱，但比包袱要小得多。裴昀俯身将那东西捡起来，借着月光看了看。

是一只绸布的……乌龟？龟背上驮着一朵花，针脚歪歪斜斜的，花蕊还用针线缝了一个很蠢的笑脸，看上去像哄三岁小孩的东西。

卢湛回过头，一眼看到裴昀手中的绸布乌龟，下意识朝自己胸口的衣襟摸去，发现胸前空空如也，立刻一把从裴昀手中把乌龟抢过来！

“是你掉的？”裴昀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

堂堂陇右将军，二十几岁的大男人，绷紧脸紧紧拽着一只幼稚的布缝乌龟，生怕别人抢似的，那画面简直不忍直视。

“我只是捡到而已，没想抢你的，别误会。”裴昀举手投降，由衷地感叹：“将军的癖好实在是……异于常人啊。”

卢湛面无表情地将乌龟塞进怀里，一脸并不想搭理对方的高冷，转身就走。

“卢将军，慢着——”裴昀想叫住他。

卢湛的脚步并没有停，下一刻，裴昀把那句话说完：“你脚下有马粪……”

可惜脚已经踩了下去，踩在软乎乎还带着热气的一坨马粪上。

裴昀不忍直视，几乎要捂住脸。完了，战场上的刀枪杀不死卢湛，但臭烘烘的马粪绝对可以！

他赶紧上前帮忙：“靴子脱下来，把马粪擦掉，我来！”卢湛的脸色从苍白变为铁青，头一侧，裴昀以为他要呕吐，谁知他竟然吐出一口鲜血，人也软绵绵地朝裴昀倒了过来。

裴昀身受重伤，根本承受不起他的重量，两人顿时一起倒了下去。

好在草地柔软，裴昀的手臂揽着卢湛，伤口被撞了一下，虽然疼得呲牙咧嘴，但还能爬起来。

“卢将军，要不要叫人帮忙？”

裴昀喘着气爬起来，拍了拍地上卢湛的脸，对方脸色苍白双眸微阖，嘴唇也毫无血色。——不是吧，踩中了马粪竟能被熏到晕倒？这洁癖也是逆天了……裴昀正在内心吐槽，手突然触到潮乎乎的东西。

他看向自己的右手，愣了一下——血？暗红血迹从卢湛铠甲缝隙间缓缓渗出，不过被夜色掩盖了而已。

“……拿开。”卢湛睁开眼睛，吃力地又说了一遍，“手拿开。”

裴昀的神色在月下微微凛冽，原来卢湛也受伤了，竟连军医都不知道。不过他非但没有拿开手，反而开始动手解对方的铠甲。

“你干什么？！”卢湛喝斥，声音嘶哑虚弱，脸色挣得煞白。

“如今的情势，你担心自己受伤的消息传开，让军心动摇，不敢找军医来看，”裴昀边解他的铠甲边说，“我替你看。”

满地杂草银月光，滴滴鲜血惊心。

话音落下时，厚重的明光铠甲在裴昀手中被解开，露出被血湿透的内衫。裴昀将自己的衣衫扯了，从怀中摸出刚才军医给他的药粉，洒在卢湛肋处的伤口止血，随即用扯碎的布条将他的伤口包扎起来。

“你学过医术？”卢湛喘了口气问。

“以前觉得你像女孩子一样娇气，又怕脏，”裴昀点点头，“现在我发现我错了。你比女孩子还娇气，还怕脏。”

“……”

裴昀好整以暇地把卢湛的靴子脱了，拿到水边去洗，直到靴子洗得干干净净，确认没有马粪的味道了，再长臂一伸，挂在一根稍矮的树枝上：“让风吹干再穿，你先睡一觉吧。”

“什么？”卢湛以为自己听错了。

“反正靴子也没干，莫非你要赤脚去打仗吗？”裴昀耸耸肩。卢湛冷着脸躺在地上，堂堂主帅，一时间竟被少年欺负得哑口无言。

“吐蕃既然已经破了鄯州城，敌强我弱，现在是他们急着找你，想要消灭鄯州城内唐军的有生兵力，”裴昀说话的样子慵懒又欠揍，却将战局情势分析得一清二楚，“离天亮还